



15  
1412  
7





門 45  
1412  
卷 7

蘇冬序錄畢臯卷之三十一

外篇第六

擲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經有六易為大六經去聖久遠簡錯文誤後學類難讀  
易為尤難史記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存漢募群書易  
獨完胡乃亦錯誤而使人尤難讀也易自翼後五傳至  
田何何後分為施孟梁丘並列學官而傳民間者有費  
直學田何之易經與傳十二篇易之本經也施孟梁丘  
祖同出何大歸易在漢無弗臯田氏者傳言劉向以中  
古文校施孟梁丘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與古文合不  
知所謂古文又傳自誰氏儒先謂漢之易自何始何而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25103  
藏 赤

上未嘗有書易家著書自王同始所謂古文庸非田故  
書而特秘石渠者邪按傳何授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  
皆著傳數篇何於寬有易已東矣之歎小章句不知視  
王所著果誰先後然則謂著書自同始吾烏敢斷然也  
費學傳載其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彖象文言  
雜入卦中實始費氏東京馬鄭皆傳之費學既興施孟  
梁丘暨京氏學皆廢歐陽公云田之學息而古十二篇  
之易亡矣或舉卯金所校以辯其不然春惟脫去无咎  
悔亡者其亡在文彖象文言入卦中者其亡在簡簡錯  
不能無軼文誤不能無闕錯誤軼闕於古文均之爲亡  
而不亡者固存讀者以爲易邪難邪爲尤難邪是故難

則疑錯誤當正而疑則不敢正軼闕當補而疑則不敢  
補漢以來諸儒固有及見夫本經而可歎後學之決疑  
者彼牖此識師承顯具尋例類考同異須臾顧門而今  
讀者曰有朱子書在也嗚呼此豈朱子意也哉朱子末  
年嘗悔解經文雖與張敬夫書有方知漢儒善說經語  
以漢儒只說訓詁使人就此訓詁玩索經旨意味特深  
長也勝國特元明善言虞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耳自  
漢以來諸儒嘗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每見經生以明  
善言告之而今讀者不知求焉不可也且夫易本義  
朱子著述中未嘗自滿而序呂伯恭音訓謂其猶或有  
所遺脫他日答劉君房滕珙書本義有模印之戒音訓

有政易之屬夫音訓呂蓋併陸德明晁景迂書足之者  
德明釋文兼存別本使人得以所見去取景迂又得九  
十五家是正其文厥功不細呂既會粹成書朱子欲脩  
補焉漢以來諸儒傳注蓋未嘗敢忽也晦菴裔孫鑑音  
訓跋云先公經傳悉加音訓易獨否者以有東萊此書  
今讀者乃祇知本義而不復知有音訓此春易疑初筮  
告蒙約之所為錄也此書春始名音訓補從晦菴志而  
復標今名者晦菴自言其易簡畧音訓則欲補其遺脫  
晁景迂所謂古訓詰簡而全雖數十字同一訓雖一字  
兼數用者晦菴之所甚契而春之所為取於約也繁文  
澆辭或謂或泛不可以告蒙非初筮以求不足以探幽

刺微觸結鋤滯悟約而推博嗚呼今之讀易君子未有  
不患其難者難則疑疑則益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  
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於蒙之繇辭晁之矣春此書  
志在從古經傳各卷下鄙意已悉而各章句下尤詳句  
讀字義聲韻之奇詭者在我晦菴前如陸晁呂氏所輯  
咸在而春之所記憶及晦菴後各家注凡若此者參入  
焉以存其疑晦菴語錄與本義不同者必具書而互約  
飛伏象數占驗筭類亦間錄一二以備其例是固晦菴  
所謂易中無所不有苟其言可推而通則亦無害於易  
者也嗚呼傳有之潔淨精微易之教也苟鄉子曰善為  
易者不占魏管輅曰善易者不論易或勸管輅註易曰安

可注唐劉迅作六書繼六經惟易闕不叙春之始為此書也病其弗博而終為此書序也又懼其病吾約因冠數圖于首付家術以為告蒙者告非不自知其不可也○易六十四卦或問朱子伏羲時未有文字言語易恐只是卦畫未有卦名朱謂今見未得按陳希夷亦只謂伏羲時祇有卦畫而已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與十言之教先正相傳以為即伏羲之所畫者蓋亦止此不知重卦其別六十有四在十言外又何如也或又問朱子吳仁傑易以卦畫為名卦六畫下更無卦名若乾坤猶可言屯蒙之類不知其為何卦朱答不能悉看來此處誠亦可疑春嘗有論載古易音訓補內

○殷易先坤後乾有靜斯動陰陽之定理也周易先乾後坤陽尊陰卑天地之定位也

○易陽奇陰偶天一地二宋人易義一而大謂之天二而小謂之地一六二小天示字也天曰神地曰示

○易無字道休元說文奇字无也然古書無以無作此字者或云共防本於蔡邕石經以易中無字其衆故書隸法乃從音耳今道家書無字亦本於易王遂謂无字象天傾西北此世俗妄解耳

○彖象吾子行謂皆假畜獸以名彖為大豕行則俯首一望而全體皆見故統論一卦之體取以喻之象有六牙故六爻之義取以喻之說文蒼頡易字象蜥蜴形蜥

易言變則言人化之以喻其變不疑也虞翻云日月為易子行不從其說

○揲蓍法從繁辭為五六衍之數五十著數也用四十九九去一也分而為二以象兩信手兩分左天右地易天道也故揲左不揲右當且而勿用掛一以象三以一著掛小指間是人用占者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四數之著其餘一二三也若無餘則以四為餘歸奇於扚以象閏是六所餘之著與前掛一相併成數也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復以前所餘著合為一再如前法一次總計兩次之餘隨陰陽數定畫也凡十二揲成六爻變在其中故云十有八變也凡畫爻法天一陽畫地

二陰畫餘故此唯六為老陰畫為交九為老陽畫為重陽順行故七為少九為老陰逆來故八為少六為老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天虛三地虛三共除六四則四十九矣此著數之本原也

○易乾道變化朱子註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他日謂門人又言化是漸化變是頓變或以不同為問朱謂本義固是然易中化而裁之謂之變則化又是漸及變則又化化長而變短此等字項當通者按鄭玄易注先有形漸漸改者謂之變雖有舊形忽改者謂之化及本無舊形非類而改者亦謂之化

○元亨利貞配四時生長收藏周子所謂誠通復者復

以與復歸其根之復無異而朱子以發生為氣收藏為  
理已散之氣必不復回或問冬地氣暖何居朱曰此是  
散後又生非已散之氣而復為生氣也

○易傳剛浸而長也陰符經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  
陽相推變化順矣朱子嘗謂天地之道浸語極是陰陽  
之道無日不相勝此退一分則彼即進一分愚以謂此  
足以明浸長之義

○君子終日乾夕惕若厲无咎秦漢間人多以夕惕若  
厲為句淮南子引易云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  
以陰息也今鄭玄王弼本又讀夕惕上絕句若厲為一  
句張衡賦許慎說文所引俱并厲為句宋儒始讀若上

絕句朱子語錄一處云厲无咎是一句易自有此例如

類復厲无咎是也一處論聖人作易无不成云終日乾

乾固是好事然必曰夕惕若厲然後无咎則又是如鄭

王讀也言天下之至賤而不可惡也慈陸氏音釋作鳥

尋反苟與作亞又鳥路反馬鄭鳥洛反朱子從鳥路反

語錄又云作入聲亦是因謂問人而今音訓有全不可

曉者若有兩三音皆於內擇稍近去聲之如此類是也

此春古易音訓補之作於前人均讀文義所以博采而

並錄以待學者自擇不敢輕用已意定去取蓋亦吾朱

子無固必之意也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非獨其生時然也草



木欲死其幹先枯根在下地人欲死其足先冷首在上也

○履霜豈小至蓋言順也順不必通慎字解馴致其道至堅冰也馴順也此兩句是申蓋言順也之義

○漢張遜少而知易義徐穉嘗稱之陳蕃問還暇曰易無定體強名曰太極太者全大之謂極者至要之謂蓋言其理至大全要在混沌之中一動而生陰陽陰陽者氣也所謂理生氣而氣寓夫理者是也

○濂溪太極圖說無極而太極朱子與陸象山書札往復費許多言語洪景廬所作國史濂溪傳乃云自無極而為太極添自字為字使朱子見之辯論之間當更費

力

○事物之理必以靜為體以動為用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易之體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用也世說殷仲堪問遠公易以何為體答曰以感為體彼異端何足以語此

○易無妄程氏傳云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妄也乃邪心也呂伯恭看至此為之竦然自失

○胡光大言易辭吉凶悔吝皆戒占者人能反求諸己無不應驗第占者以吉為在己凶為在人不應則歸咎於著龜誤矣漢武帝伐匈奴筮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其繇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太卜謂匈奴破不久也乃

遣貳師伐匈奴軍敗而降武帝歸咎於卦兆反謬當時使大兆能云所兆在巳阻武不遣二師豈有後悔而卦為可徵矣噫易斷甚明而用之失其當如此。

○易之坤六五黃裳伊川傳作聖人示戒並舉女媧武后之事朱子謂文本無此義不當硬入蓋邵溥云伊川因宣仁垂簾事有怨母后意此文義之所為發也否六四包承龜山以下文小人合一句讀之言否時當包承小人朱子謂如此不成文義蓋龜山意欲解洗其從蔡京父子之失也聖賢經旨天下萬世之訓所在後儒有見欲訓世者因事觸物別為篇章以發已意蓋無不可而假諸聖經行己之私其何以為訓乎嗚呼伊川語後

生妄度前筆晦菴不能無疑龜山則晦菴所云爾者欲蓋而彰賢者不覺隱見微顯君子可無畏哉

○井淮南子與世本並云伯益作按易重卦已有井名史黃帝分州置井象井立法管安使舜等井井示起舜作伯益舜置豈得始益周書黃帝作井

○牛古者嘗服牛書曰摩牽卓牛易曰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王弼易傳曰牛稼穡之資宋景文謂是不原漢始耕牛之意然春秋人名耕者多字牛牛名者多字耕孔子系子冉耕字伯牛司馬黎耕字子牛○蓋寬饒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守繫官以傳聖賢今易傳無此語或曰易經文也

○三字字格遺記傳說香巖筮得利延侯卦我利建侯  
周文所繫辭也

○漢書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次  
惠集人有邪惡非正之時則依善龜為言利害與人子  
言依於善與人邪言依於順與人正言依於忠各因其  
勢導之必善夫易為卜筮作必卜筮微諸易之所言豈  
曰曉哉後世占驗紛紛之為則有不假易者此君平之  
所無賤業與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人有邪惡非正  
之問曰易之所不與也君平因勢導之以善固不失為  
後世卜筮中之有道者

○書經曰尚書尚作去聲秦官尚書平聲朱子云尚書

尚衣尚食乃主守之意秦語作平聲今六部長尚書作  
平聲其尚衣尚食尚寶等監官名例承去聲不能改也  
○張華博物志稱司馬遷云無堯以天下讓許由事揚  
雄亦云誇大者為之愛日抄樓賜叔云從來人以莊周  
蓋是寓言却不曾深攷如堯讓許由依舊是有此人蓋  
申呂許由皆四岳之後許由亦其一也以當時容四岳  
觀之則堯有讓四岳事但周之言文飾過當耳三傳云  
夫許太岳之後杜注二先四岳則大岳非由平去氏外  
傳齊許由有大姜解謂四國皆姜姓四岳之後大姜  
之家高士傳堯召許由為九州長豈即岳之任歟按伯  
夷傳太史公云箕山有巢由塚即不疑為無是入矣古

人之名不見於六藝何止由光而統欲蔑之耶揚誠齋  
有詩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子雲之見議  
於人宜矣

○家語舜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  
載陟方岳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書陟方乃死孔安國  
以陟方訓升遐既云升遐則乃死語為複韓愈氏謂竹  
書記帝王沒曰陟如是則方乃死亦復今以陟方岳言  
之文義始通而古今無一人引證不知何謂國語舜勤  
事而野死此云死于蒼梧之野與也云卒于鳴條不  
同則又有可考者呂氏春秋載舜葬於紀蒼梧山今陳  
留縣平丘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海州近宮

之紀城去鳴條不甚遠此家語所謂蒼梧之野而史記  
載舜南巡狩崩于蒼梧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陸則司  
馬子長附會之訛而啓後學之疑者也

○嘗稱葛伯仇餉事無聞焉孟子言之而始明莊子稱  
魯酒薄而邯鄲圍事無聞焉淮南子載之而始悉先民  
墜簡曠代疑義事絕古老之口文之故府之記而吾欲  
以臆析之其可得乎

○尚書說築傳巖之野孟子云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墨  
翟書云傳說衣褐帶索傭築於傳巖費誼賦云傳說胥  
靡乃相武丁遷史殷本紀云說為胥靡築於傳巖孔安  
國書傳虞虢之間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之說代胥

靡築以供食孔之所謂代緣墨之所謂備也史記索隱引漢書注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考漢書此注在楚元王傳中賈誼賦漢注張晏曰胥靡刑名傳說被刑築於傳巖武丁以為已相就賈賦意不當作說代人築墨之謂備寧知非謂說身被刑而備作於官也胥靡之刑古記無考唯周書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是刑使人不聊於生如此非輕刑矣說之賢而被此刑吾不敢信蓋盡信書不如無書書於此况只云築胥靡非經之所載也或訓築居也取卜築義與孟子所云版築不合竊意伊耕傳築之云不過明其方賤苦力民間而成湯高宗能得之于畝畝巖穴耳

○書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傳解率云赦宥其過誤者雖大亦有刑責其特故者雖小亦刑林少穎曰伯恭明其不然謂若失火而延及官卑此過誤也此大者也其可宥乎宥乎馳馬而殺死小兒此過誤也此大者也其可宥乎若命人守果實括小果食之此故也此小者也亦將刑乎守舍而穴窻之小竅以規外此故也此小者也亦將刑乎此其理甚不安也書益曰宥過誤則無大者小者則宥大者則不宥刑特故則無小者大者則刑小者則不刑宥過無大是聖人之哀刑故無小是聖人之仁是說一出人皆服其精識雖然以春秋之舊則夫矣林呂之言亦未為得也夫且與然情不同也過之大及小者

與故之及小者不可並提。過與故至小者情可恕者  
法勿論也。聖人制法豈以仁極義其備於小民哉。失  
火而延及官廩，殺小兒者，情有不同。故宥之得從，亦減  
之。故燒官廩，故殺小兒者，情有不同。故宥之得從，亦減  
是宥過無大罪不失之入而大也。故燒官廩，故殺小兒  
此故之及者也。與火延官廩，下馬蹂小兒者，情有不同。故  
刑之必從重論。是刑之無小罪不失之出而小也。過之  
小者，故之小者，於此可以推要之。過之為罪不失之  
大故之為罪不失之小也。心夫守果實而食小果，守舍  
而竄小竅，此法勿論事也。如何故之問乎。此而為故之  
問，是聖人以仁義之道而上，只備於一世之小民。雖秦商

執法不若是苛也。嗚呼！聖人制法過必加宥，罪不失之  
大所以恕人無心之失，此為聖人之仁。故必以刑罪不  
失之小所以禁人有心之惡，此為聖人之義。而林呂以  
過之大者與故之至小而不必論者，此而三言之以明宥  
過無大為大者不宥，小者則有刑。故無小為大者則刑  
小者不刑，則是過與故所犯情不同而罪一也。聖人何  
以張天下哉。書亦何用此二言為哉。春因讀律而有感  
焉。是故不可不辯。

○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註  
說與邵陽鄒季友所論間亦有未安者  
太祖嘗召儒臣博上致仕錢宰等論以欲正是書之意

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等編其事開局翰林院凡蔡氏  
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書成  
賜名書傳會選命禮部刊行天下然今是書世竟鮮行  
蓋水樂中翻刊五經大全書經一依蔡傳士子專業以  
為科舉蔡說之外遂不復有所考故也

○孟子說詩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更  
無費辭謝上蔡云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  
只轉却一知字點評撥地念過便教人省悟此孟子說  
詩法也謝又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道不曾言解句釋  
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橫按日月悠悠  
我思道之云遠道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日百爾君子不

知德行不伎不求何用不感歸于正也為飛戾天魚躍  
于淵猶歸愈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  
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王作人似之云云朱子與何  
叔京書信彼雲漢則為章于天矣周王壽考則何不作  
人乎謝也此等語言自有箇血脉處但涵泳久之自  
然見得滌滌泆泆不必多引外來道理言語却壅滯詩  
人活底意思也朱子語錄曰解書之法只是不要滯  
王若水詩話曰此詩得解法好  
○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傳亦云善始者不必善終  
是故終不可不慎也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君子  
慎始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

物是故初不可不慎也然則君子知之何帝顓頊曰吾  
日慎一日詩曰慎終如始庶幾其真過耳

○王荊公解詩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  
天而言曰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為惡自敬故也畏人  
故也畏天故也公之行新法乃告其君天變不足畏祖  
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何也

○史記稱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取三百五篇皆弦歌  
之以合韶武之音而今鄭衛國風註者目為淫奔之詩  
淫奔之詩其可以合韶武之音乎而聖人刪取之弦歌  
之何也聖人為邦先放鄭聲若淫奔之詩今取以為經  
焉不知三千餘篇之所去者又何聲也春曰孔子於詩

取鄭衛以備國風必非淫奔之詩也而今之詩間有作  
於淫奔者原剛取者或逸而剛去者流聞民間漢儒因  
遂載而足之者也

○上壽百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故人至五十則不為天  
矣六十則可言壽矣魯頌三壽作明晉書銘三壽足利  
宣此謂乎漢有三老五更所謂三壽者殆三老之類也  
○詩曰宅山之石可以攻玉孔子曰三人同行必有我  
師又曰明鏡所以見形往古所以知今賈誼曰不習為  
吏視已成事今已事可知也前車覆後車誡今轍迹可  
見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京房曰後世之視今猶今  
之視古也社散之曰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



之而不鑒之是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嗚呼戒之哉  
○書西伯戡黎文七只是不伐紂耳韓退之拘幽探云  
云朱子曰嘗見一節說云紂殺九侯鄂侯爭之強辯之  
疾併醢鄂侯西伯問之竊歎崇侯虎譖之曰西伯欲叛  
紂怒囚之美里西伯歎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  
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豈有君而可叛者乎看來這段  
說得平詩斯干橫渠謂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或問指  
何事而言朱子曰不要學不相好處如兄去友弟弟却  
不能恭其兄元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亦不友為兄者  
但當盡其友可也弟能恭其兄兄乃不友其弟為弟者  
豈可亦學兄不友而遂忘其恭但知盡恭而已夫人倫

之大義固夫人之所當自盡者也何得論施報哉

○漢人引用經文與今本多不同其見於周易者春于  
音訓補載之詳矣尚書臯陶成舜無教逸遊王嘉引之  
作無傲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教與教字  
意甚相遠而傲之意為尤長元城先生以為恐傲字轉  
寫作教字爾言天齊乎人俾我一日揚賜則曰天齊乎  
人假我一日書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而劉愷則曰上刑  
挾重書黎民於變時雍而陽朔元年詔則曰黎民於蕃  
時雍書方命圮族蜀志晉書皆曰放命圮族書平章百  
姓吏記作便章百姓徐廣注便平也劉愷傳作辨章百  
姓鄭玄注辨明也詩聽言則對諠言如醉賈山作匪言

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諸言則退詩敬天之怒無敢  
戲豫敬天之喻無敢馳驅揚棄作敬天之威不敢馳驅  
詩夫夫是終黎豎傳作夫夫是加詩彼丑矣彼有夷之  
行朱浮傳作彼丑者彼有夷之行禮記坊記曰君子之  
道譬則坊焉大戴記則曰譬猶坊焉漢人引經間有可  
以證其闕誤然其傳經亦不為無之又不可以漢人所  
引為是聖聖各習其師不同如此學者折衷於理可也  
○世俗謂言行不顧者為無行止所謂有行止者有行  
義之人也昔人嘗有汚人行止之言矣按行止字義當  
是禮節之稱詩曰人而無止傳曰容止可觀凡此所謂  
上者皆行止義也

餘冬序錄卷三十一

餘冬序錄橘且卷之三十二

外篇第七

擲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春秋史而經之書也學是經者必本諸史經以標義史  
以備事經義隱而史事顯左氏備事之書也仲尼作春  
秋其言曰事則桓文文則史義則其竊取之矣立明以  
聖人筆削義隱於事而次第其事傳以實之實之者顯  
之具也立明雖未必及登孔門如故記所云與孔同乘  
如周觀史然去聖自是不遠所傳事有稽據先經後經  
原委究悉非後來公穀鄒夾四家空言者比而世之尊  
是經者顧與左氏立異口說流行又出四家之外何哉

春姑以一事証之大者言之春秋書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增信公明年季姬歸于鄆左傳謂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遇于防而始來朝而公穀傳謂來朝者來請已也按傳本事經來寧不書而後書歸鄆見公欲絕鄆昏季姬與鄆子遇鄆子來朝而還之也或致疑曰經書歸于鄆是始嫁之文也前此不書鄆子逆不書季姬歸是此時季姬與鄆子會猶未嫁也世之學是經者因是為之說曰信公溺愛其女使自擇配失為父道而亂男女之別致季姬與鄆子遇既當其意使來請已而後歸于鄆也經於姬不係之國內女之未嫁者也歸不言來逆已成於防之遇也其

然乎此皆因疑設事以實公穀請已之文而不信左氏之說此後世莫須有之事也而可以加大惡於人而以斷聖經之旨邪禮婦人謂嫁曰歸傳曰諸侯之女出曰歸于某春秋書叔姬歸于紀隱公七年始嫁之文也重書歸于鄆莊公十則以紀侯失國而死紀季有鄆在齊叔姬於是乎歸奉其祀也亦謂之始嫁之文可乎春秋書內女歸于某者四伯姬歸于紀隱公叔姬歸于紀伯姬歸于紀莊公伯姬歸于宋莊公而止他不盡書也紀伯姬之歸先書來逆紀叔姬紀伯姬宋伯姬之歸先未嘗書來逆也他有書來逆者皆慶來逆叔姬之類不聞又書歸也內女之未嫁者不係之國春秋書伯姬

卒之類也信公不有子叔姬乎紀于來朝請絕叔姬公  
許之叔姬卒不言祀絕也文公然則不係之國謂皆  
內女之未嫁者可乎齊昭姬鄭大國之夫人因見執於其  
國始書文年十郊伯姬祀叔姬俱因其來歸善  
未歸成公五年前此未書善其來逆其歸于某也豈  
皆有已成於遇之嫌乎而立異者乃以已意妄度而遂  
創為僖公不父縱女澤配李姬以未嫁文出國會人馮  
睨當意屬請為對之事汚穢簡冊詛人倫何其甚也  
歐陽永叔論春秋事出久遠而傳乎二說當從其可信  
者經與傳二信左氏不如信孔子信在事也義隨事變  
經書事無始末而義未易明者信公穀不如信左氏而

世之學是經者不信左氏務立異以論經義千載之下  
夫聖人若是其遠也而可以得經義乎外史事而求經  
義世儒之論若是類也多矣經義其可得乎是故春姑  
舉是誣之文者一事而言之

○學春秋者捨經從傳昔人嘗摘其失經無悅耳之言  
傳多可喜之說是學者之樂聞而易惑也而今世之學  
者乃捨傳而說經新奇可喜出經文外又有昔人之所  
不及知者事無所於矣夫其惡不知其何所稽而學  
者樂聞焉惑至甚矣季姬之事見左氏如彼而後世多  
言如此季姬或淫縱無耻然未嫁之女而為出國會人  
之事非人情所宜也父溺愛其女昏不知教則有之而

謂其縱使外淫以自敗非人情也夫溺愛真婦昏不能  
制則有之而謂其求與於淫以自辱非人情也季姬內  
之魯無可受之命外之鄆無可假之辭而謂其一旦遠  
出以行其淫定其非人情也此春之所以信左氏而  
為季姬辯也非信左氏而直為一兒女子辯也惡夫世  
之學者之好異而欲以空言說經也夫春秋傳為案經  
為斷先正所謂孔子之刑書也斷獄者必案以事反覆  
其情然後刑得其平不究事案而任情不入則出無辜  
被深文首惡逃竦網矣聖人用刑不如是也聖人範世  
之大法一字一辭之間千載之下難以臆斷其幸存者  
三傳而在左氏載當時事最詳吾可不據以為案乎世之

說是經者吾見其出入人罪多矣廿八人人罪者季子之  
事是也出入罪者衛世子蒯賁也宋左傅明載蒯賁  
以南子與宋朝亂欲使戲陽速殺之不果而出奔也而  
今之說經者乃曰蒯賁無由殺南子事南子時惡其斥  
已之淫則蒯賁而走言太子欲殺余耳而靈公不察致其  
出奔宋者南子之家沒真有其事蒯賁以何故奔宋左氏  
所記南子之說言也嗚呼此說之不據事案而欲出人  
之罪者也南子之事靈公之溺愛而不能制也太子聞  
而羞之必不更言於人其定謀於戲陽遠人恐不得與  
聞是故夫人不忌而見太子太子三顯遠不違夫人見  
其色而始定謀於公也蒯賁先此不據事案言公者公

嘗為夫人不家朝其母如此則饋知其不能制也  
然則蒯賁欲殺南子而矣南子歸自宋是時宋衛未聞  
以南子而怒也蒯賁奔宋與南子感其自耻問及疏  
者何與而肯讐人不問之賊耶蒯賁旋之言他日納蒯  
賁者晉趙欽也南子之讒言蒯賁將殺余之言因出於  
南子者左氏所記之告人之言曰太子無道使余殺其  
母余不許將殺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不許而弗為  
以紓余死亦謂南子之讒言可乎然則蒯賁欲殺其母  
夫人而有謀也明矣蒯賁處亦濫問既不從後幾諫幹盡  
善全所天乘耻發憤因跡其國殺宣姜之以此事以無道  
行之事既不遂而復不能死他日父子爭以貽禍宗社

流毒生靈皆此舉以基之也而世儒樂聞異論又踵其  
緒曰不幸而為蒯賁亦難矣其奔也雖違父之命而不  
遺父之惡嗚呼為是言者豈不甚感矣哉

○春秋莊公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左氏謂莊公文也  
而注以為若時君之文則加子字以別之此桓公未歲  
所生女公之婦也今不可知按是時桓公卒已二十六  
年諸侯女恐未有愆期至是而始嫁者或曰莊二十七  
年公會杞伯姬于洮杞伯姬來先儒皆以為公之姊妹  
也春曰時君之女加子其可信乎季姬歸于鄭何不加  
子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會齊侯于亦以文會父  
也來歸之云歸寧也而足疑乎僖公二十八年杞伯姬

來注謂莊公文也此庸非前之紀伯姬乎若以為桓公末歲女至此六十三年當老而不嫁能來矣僖五年祀伯姬來朝其子先儒謂伯姬庸視其夫越禮違制會莊公於洮又朝其子于僖三十一年祀伯姬來求婦先儒謂伯姬來朝其子今又來求婦何朝親昏姻皆出於婦人也而不以歸于祀之為莊公文何也

○齊桓之霸晉獨不至晉強也齊方有志於楚不與晉競晉文之霸許獨不至許恃楚也故晉於溫之會遂以許為事桓公時鄭伯逃盟伐之楚人圍許以救鄭春秋書諸侯遂救許文公時許貳於楚春秋書諸侯遂圍許就遂字觀之齊晉霸業先在治楚可知

○左傳鄭莊公其母武姜莊公寤生驚姜氏按風俗通兒生墮地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子三十國春秋前秦蒲洪其母姜氏因寤產洪驚愕而寤後涼禿髮氏祖壽聞其母因寤生壽聞被中南燕慕容德母公孫夫人因晝寢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以為生似鄭莊公二說不同

○左傳記畢萬之後必大及陳氏八世之後莫之與京之類先正疑皆後來設為豫定之辭季子觀樂之所論者殆亦作傳者飾言耳不然不容知得如此其審然于齊樂而曰國未可量齊一再傳為田氏其言弗讐又若有可疑者何也朱子嘗言秦始皇有臘而左氏謂虞不臘

矣分明是秦時文字今按戰國策等書左傳與戰國以  
後文字絕不類晦菴論文以國語為秦世之文戰國策  
亂世之文國語左傳皆左氏編左傳又先出周室一種  
士大夫語如此則是非戰國以後之文字也晦菴又論  
三傳惟左氏曾見當時國史是其書或出後來人手不  
可知其文則固有所因矣

○仲梁氏傳樂為道以和陰陽為移風易俗之儒詩定  
之方中傳引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鄭志張逸問仲梁  
子何時人答曰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  
正義春秋時魯有仲梁懷故言魯人史失其名按左傳  
季平子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

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  
然則懷亦賢矣是宜其後也有人

○春秋鄭人來渝平左傳謂更成也傳注渝變也公穀  
作輸墮也諸儒從公穀作輸而不從其訓曰輸納也前  
年魯伐鄭未嘗有平鄭來以求平也言渝平者非也夫  
經明書來其有求之意可知傳注以渝訓變若云變前  
日之平良非而左氏不過曰更成也是謂鄭人來求釋  
憾而更變為平成也則何不可之有乎渝字於經文自  
通不當改也

○齊桓公娶於蔡已而怒蔡姬歸之未絕也而蔡嫁之  
是時蔡折而事楚恃楚強也故齊侵蔡伐楚



○春秋周襄王之出敬王之未入書天王居于狄泉注謂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所在稱居也宅其有之謂居魯昭公之出書公居于鄆書公在乾侯鄆實魯封內之邑公得有之故亦書居乾侯晉地則不可書居而每歲首書公在乾侯者傳所謂以存公也通鑑綱目唐中宗之廢書帝在均州在房州在東宮每歲首必書帝所在春秋書乾侯之例歟晦翁不法孔子書居于鄆于狄泉例而法是何也

○春秋星隕如雨釋者曰如而也如與而古字通用然此如字不可為而未雨天先陰陰而後雨則星隕不必續書而雨雨非可異事也後世史官書星隕之多者以

如雨繼之如雨只是言多不可計爾

○歐陽子石鷓論致辯乎公穀石後言五鷓先言六而為謹物察數之非者詳矣而不言聖人書隕石于宋五六鷓退飛過宋都所以先後之故隕石五六鷓退飛是書殆迅雷風烈言日辰良蕙有蒸奠桂酒春與後吟秋鶴與飛之類耳

○霸之有五見孟子言然孔子言齊桓晉文之事其三則未聞也先儒有以秦穆宋襄楚莊是其數者考春秋行事宋襄何足言霸秦穆楚莊本夷狄而恃強以脅中國於霸何有或曰五霸夏見五言商大彭豳周齊桓晉文也其然乎

○先正言二代以上氣數醜醜聖賢皆壽以下反是然則周室東遷而入春秋壽者亦可數矣魯季孫行父季友子也僖十六年季友卒又六年行父死事始見於經文宣成皆十八年至襄五年行父卒去季友七十六年行父當近百歲鄭子產七穆之一子國子也襄八年鄭侵蔡始見於傳昭二十年卒行事可考者四十四年歷事簡定聲獻四公亡慮八九十歲齊晏平仲之父桓子襄十七年卒平仲以知禮見於傳史記魯定公十年平仲卒言議可見者五十餘年亦當八九十歲吳季札吳上壽慶少子兄諸樊欲立之季札讓國年可十五六哀十一年楚子期伐陳季札救陳退兵以為子期名杜氏

注襄十二年至今七十七年季札蓋九十餘史有謂札之年與春秋相終始者元人有言此四卿於春秋衰世諸人不得其壽之時獨能以壽永終者行父妻不常馬不粟子產行已恭養氏惠平仲納邑辭富一狐裘二十年季札以國與人又能以名與人蓋薄取而厚與之德有以勝之乃天之所佑也其說有為而發求之古今不必然也然此實常理有不可誣者嗟夫一日之短千載之長彭殤與旦暮何殊人有死而不朽者非老壽之謂君子亦強為善而已矣

○春開六藝有禮學者之學禮為重孔子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之聖也而問禮於老聃豈以聃嘗官柱下禮其

所素語耶孔子嘗每事問於入太廟之日蓋考禮之詳  
自宜如此是故厥後禮有成言以詔天下後世今食言  
而起處者何以自藻飾以我冠博帶而揖諸執事右乎  
噫欲美厥躬莫如禮欲從容於祿仕莫禮官如矣禮在  
朝廷禮在郡國禮在一鄉一家一鄉之為禮必有相焉  
朝廷有禮官故藩國亦為之禮官焉今制與古無相遠  
也

○李端伯記二程先生言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  
時之風氣自不同所處不得不與古異如今人面貌自  
與古人不同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  
益伊川又嘗言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

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  
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為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  
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耳劉質夫又記伊川語云不席  
地而倚卓不手飯而七筯此聖人必隨時若未有當且  
作之矣朱子語錄禮時為大有聖人作必將因今之禮  
而斟酌其中取其簡易易曉而可行不至復取古人繁  
縟之禮而施之於今也又言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  
踈畧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  
今人所行禮中刪脩令有節文制度等威足矣  
○記禮者有言父尊而不親母親而不尊春嘗疑乎此  
言尊而不親不迺闕於情乎親而不尊不迺歎于禮乎

生之膝下而吾之情禮一或有弗盡焉不迺非天性乎  
春固嘗疑此言非君子之言也而荀氏論禮有曰父能  
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養之不能教誨之此言又何爲者  
豈其不能養之故不見所親不能教誨之故不見所尊  
勢使然耶此非通言也昔人之稱其人父子之美也曰  
是父是子其實易著若曰其母之美也則必於其子乎  
實之何哉女德不外見而外見者必有子故也閨儀不  
外布而外布者必有子故也慈訓不外聞而外聞者必  
有子故也

○晦菴與李季章書云禮傳大要以儀禮爲本分章附  
疏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於它篇或它書可相  
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其不可附者又自別爲一  
篇以附其類而自謂因讀此書知漢儒之學有補於世  
教者不小如國君承祖父之重在經雖無明文而康成  
與其門人問答蓋已及之具如賈疏其義甚備若已預  
知後世當有此事者今吾黨亦未之講而儉佞之徒又  
飾邪說以蔽害之甚可歎也朱子此書又若預爲今日  
吾黨告者儉佞之徒何所逃其罪邪

○家語載孔子生三歲而梁紇死葬於防山孔子少孤  
不知其墓母死乃殯於五父之衢問於聊曼父之母然  
後往得合葬於防與禮記同按孔子母死史記蓋十六  
時而紀年在二十四歲要之非孺年矣豈有孔子既長

不知一求父墓所在及母之死而乃暴捨衢路以俟人  
告之理邪萬一無復知而告者客喪之辱何所歸邪記  
此篇又載孔子既得合苑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  
墳今某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  
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曰曰爾來何  
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  
古不脩墓是特孔子則既育門人而從事矣曾無與訪  
防墓者邪防墓之崩春亦竊嘗疑之聖人之送其親所  
以致謹於體魄之藏而為久遠之慮宜無所不至豈有  
始葬才封而遇雨遽崩者邪孔子之法然而云云也其  
將自痛自罪乎其將罪門人乎人情於此有不但已者

墓崩其如何勿脩古不脩墓之云以古人凡百甚不苟  
也其為墓必完以堅無復事脩焉豈有孔子終親之  
禮而不能堅完其墓者邪是故亦疑之

○禮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  
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其情子春以孝問于曾氏之門  
者悔之悔其過制也所以過制非禮也情也故又曰自  
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其情用其情則得吾情吾  
情至而痛深有不自知此所以過制也今之解禮者不  
然

○喪親禮稱哀子不稱孤子呂東萊嘗言之今人父喪  
稱孤子母喪稱哀子父母喪稱孤哀子相習已久殆不

可改

○晉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式終喪服訖議還前夫家亦有繼子奉養終遂合葬於前夫式自云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於是制喪母母之墓式之所自云者吾有疑焉而為小母服也吾有疑焉式父終式繼母嘗為式父服三年矣服三年之中則猶式父妻也不得為式母乎三年之後還前夫家則是其自還也式何為稱出母乎必如式言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是實式之所以事母者必不若其母前夫之繼子矣或問朱子人有死其嫂無子不持服歸父母家未幾亦死人以爲嫂已去而無義欲不祀其嫂如何朱子曰兄在日不去嫂

兄死後嫂雖歸父母家又不嫁未得爲絕不祀亦無謂若然是弟自去其嫂也是故吾終式有疑焉婦更二夫前夫義已絕而前夫之子以合葬其父非禮也式之罪則不啻非禮而已

○伊川以朝賀不吊司馬溫公之喪而東坡非之世以東坡爲是蓋孔子云是日哭則不譌不云歌則不哭也春按梁書武帝上春日祠二廟既出宮聞左將軍馮道根卒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衛獻公聞柳莖死不釋祭服而往道根雖未爲社稷之臣亦有等王室臨之禮也帝即幸其宅哭之夫吉禮莫大於祭祭可吊則朝賀之日不礙吊亦明矣柳莖事見

記檀弓獻公之往也以祭服祿則非禮所宜  
○記高柴執喪君子以為難王充論衡謂未嘗見齒不言不笑也不笑可也安得不言言安得不見齒春曰不然見齒蓋謂笑也記笑不見齒則見齒是大笑也經傳未有以言為見齒者

○禮檀弓篇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

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有子此言其足補此章之義乎嗚呼孔子之欲仕非為富也為行道也致美於棺槨非為不朽也為廣孝也欲富而閭且趨焉以求利於蠻夷之國非孔子之所為也欲全其既死之軀而因以為民制孔子何取乎檀弓所載蓋聞之此而傳之謬者也

禮竈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注老婦先煩器也祭竈以祭先煩也今俗祭竈必辟婦女不知何故范至能祭竈詞男兒獻酌女兒避蓋昔人已如此鄭玄云竈神祝融是老婦按祝融主火化莫大於養祀祝融為竈神則宜胡有老婦之謂

○曲禮獻田地者執右契朱子曰右者取物之券也如發兵取物徵召人皆以右取之也老子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朱子曰契有左右左所以銜右言左契受之義也

○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注皆黍稷器鄭玄注論語夏曰瑚殷曰璉者誤

也而朱子不及改

○季氏旅泰山大夫僭諸侯之禮漢武祀內竈天子行大夫之職冊求不能救孔子之責季少君之誣罔其容誅乎而當時廷臣不能一言以譏其罪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臨川吳氏謂盤承盥手餘水器也古人將欲盥手別以一器盛水實盤上用杓酌而沃之餘落盤中以故盥文從水從臼從皿兩手加于皿而沃水沃其手也皿加盤也內則曰少者奉盥長者奉水請沃盥盤不以承盥水而以承其餘水武毛銘諸器載在天戴禮記於盤曰盥盥明盤之為盥器也兩非沐器浴器也浴器用行沐器用盆盆行皆以盛水



浸髮於盆之內裸身於扞之內浸髮裸身既褻且汚不可刻文盥盥承餘水者不灑不汚故可刻文而銘也按內則先家之夫婦上而父母下而男女及內外使令之人每日晨興必盥故曰日新不特晨興一盥而已雖無事一日大約五盥有事而行禮又不止五也至若沐浴五日然後請浴三日然後具沐亦或過三日五日之期無一日一沐一浴之禮不日日而沐浴不可謂之日新矣湯所銘之盥皆謂盥盥也鄭注但言刻戒於盤不言盤之為何用孔疏乃以盥為沐浴之盤朱子仍襲其誤蓋考之未詳而不及脩改也日新者每日洗滌其下之舊汚而新之也荀之為言猶曰若謂若自今以始每日

而新之則當繼今之日每日而新之又於繼今之後每日而又新之也如此則每日而新無休息無間斷矣○禮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又問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子曰六而日食存焉曾子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春於此有疑焉天子崩太廟火后夫人之喪雨雪服失容此事之不可期或適相值若日食則可預而推也諸侯行禮獨不容以少避乎祭又何必專下於是日而匆匆接祭哉牲未殺則廢當殺牲之時而有不知為日食之候者何也或曰當特日官大職春嘗問諸陽明王先生伯安

伯安復書云承喻曾子問日食接祭之說前此蓋未嘗有  
疑及此者足見為學精察深用歎服其淺昧何足辨此古  
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御不失日  
以授百官之朝豈有當祭而尚未知日食天子答曾子之  
問竊意春秋之時日官多失其職固有日食而弗知者  
堯命羲和敬授人時何重也仲康時去堯未遠羲和已  
失其職迷于天象至日食罔聞知故有胤之征降及商周  
其職益輕平王東遷而後官之失職可知春秋所書日食  
三十有六今以傳考之其以鼓用牲幣于社及其他變常  
失禮者三之一其以官失其職書者四之二凡日食而不  
書朔日者杜預皆以為官失之故其必有考也經桓公十

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僖十五  
年夏五月日有失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則傳固  
已言之襄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傳曰辰  
在中司曆過也再失閏矣夫推候之繆至于再失閏則日  
食之不知殆其細者古之祭者七日戒三日齋當祭而日  
食則固已行禮如是而中輟不可也接者疾速之義儀衛  
簡畧接祭則可兩全而無害况此以天子嘗禘郊社而言  
乃國之大祀若其他小祭則或自有可廢者在權其輕重  
而處之若祭於太廟而太廟火則亦似有不得不廢者然  
此皆無明文竊意其然不識高明且以為何如也  
○魏劉劭達安中為計吏詣許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

勅時在尚書令荀爽所坐者數十人或云當發朝或云  
宜却會勅曰梓慎禪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  
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能終禮者四日蝕在一  
然則聖人垂制不為變豫察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  
術謬誤也或善其言勅朝會如舊日亦不蝕晉書和  
之與揚州刺史殷浩書曰太史上言元日合朔發朝者或  
有疑應却會與不昔建元元年亦元日合朔發朝者或  
劉孔才所論以示八座于特朝議有謂孔才所論為不  
得禮議苟令從之是勝人之特朝議也何者禮云諸侯旅  
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  
雨露服失容等此四事之積自謂諸侯雖已入門而卒  
暴有之則不得終禮非為先存其事而徵律史官推術  
錯謬故不豫朝禮也夫三辰自災莫大日蝕史官告謫  
而無懼容不備豫防之禮而廢滿救之術方太饗華夷  
居臣相慶豈足將處天災罪己之請且檢之事實合朔  
元儀至尊靜躬殿堂不聽政事冕服御坐明闈之制  
元會禮異自不得兼行則當權其事宜合朔之禮不

於元會元會有時於之準合朔無可發之義  
謂應依建元故事却元會以從之也却會也

○周禮司徒之媒氏仲春二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  
者不禁夫王者之政以禮義防民者也防之以禮義猶  
恐其為邪若納之於邪何以責其不由禮義乎是令之  
行男女無復竝禮合矣啓其淫奔之路從而罪之是罔  
民也縱而不詰是賊民也夫婦者人倫之始夫婦之倫  
不正則人之倫將亂矣武王周公烏恐為此姑息以亂  
倫哉或曰所謂奔者非謂夫淫奔也會而禮不備謂之  
遇嫁娶而禮不備亦謂之奔所謂奔者謂夫不備禮者  
也若以淫奔辭之不惟非先王之政雖後世所為亦不  
至如是之甚既有斗不可復剖也既有衡不可復折也

後世聖人因而爲之法度禁約期於使民不爭而已矣  
○鰥寡之鰥禮記作矜哀矜之矜漢于定國傳作鰥二  
字可通聲而互用也

○張子厚言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絳已不出入一益  
也授人數次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  
瞻視三益也嘗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爲之憂則不敢惰  
四益也然則說命之謂惟教敷學半也半須自得信矣  
○元末新安趙東山訪謁黃楚望先生於九江楚望問  
年答曰已未楚望曰先吾刊六經補注之歲也或曰書  
刑矣恐無讀者予曰是讀者未生耳豈知吾子適生是  
歲乎此揚子雲著書以俟後世復有子雲之意也前輩

自信之篤不嫌大言如此趙訪洪武初被徵脩元史事  
埃不受官歸而卒趙嘗問黃宦經之要黃惟告以致思  
問致思之道乃舉一事爲例禮曰女有五不娶其爲喪  
父長子先儒以喪父無兄者當之如使其言已然則喪  
父無兄之子何罪見絕於人如此趙思之久而後得曰  
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故古注言無所受命  
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期功之親皆得爲之主矣  
黃大稱善遂授以六經疑義前輩教人有法如此  
○吾子行云深衣方領正經云曲袷如矩後世不識矩  
乃匠氏取方曲尺強以斜領爲方而疑其多添兩襟制  
度遂失若裁作方盤領即應如矩之義續惟乃所添兩

襟也更加鈎起紐丁肩上即是鈎邊若以斜為方豈聖  
人正心之意朱子只作直領而下裳皆後六幅分兩旁  
若交其領無乃後關而前袂又助下兩縫向前或剪圓  
裳旁曰鈎邊尤為可笑只按深衣正經五藻二篇正經  
製法自見但人自不考耳

餘冬序錄卷二十二

餘冬序錄脩相卷之三十三

外篇第八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漢書載易六傳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論語豈  
若匹夫匹婦之為量也自經於溝瀆而人莫之知也高  
麗本孟子仁也者人也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  
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合而言之道也所添字句朱子取  
之

○蔡邕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東觀餘論畧記之如  
書文毋翕侮成人今作文毋侮老成人保后胥高今作  
保后胥戚女永勸憂今作汝誕勸憂女有近則在乃心

今近作我文比猶念以相從今作汝分猷各翕中今作  
各設中爾惠朕曷祗動萬民以遷今作爾謂朕曷朕動  
天既付命今付作符曰陳其五行今作泪陳嚴恭寅畏  
天命自亮以民祗懼今亮作度以作治懷保小人惠于  
寡寡今人作民于作鮮毋兄曰今作無皇曰則兄自敬  
德今兄作皇且以前人之微言今作受人之微言是胥  
顯哉厥世今哉作在文王之先今作耿先通殷就大命  
今作達殷集大命論語意與之與今意作抑孝于惟孝  
今于作乎朝聞道夕死可也今也作矣是魯孔丘與曰  
是知津矣今作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不  
輟子路以告孔子撫然今作擾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

子撫然置其杖而耘今置作植其斯以乎今作其斯而  
已矣譬諸宮牆今諸作之賈諸賈之哉今賈作沽恨不  
見其全也

○論語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  
有餘力則以學文而孟子云壯者以暇日讀其孝弟忠  
信不乃異歟孔子為為人幼者言先德行而後文藝也  
孟子為為人上者言先安養而後教訓也

○子在齊聞韶入師藝在齊故也或作在齊聞韶音則  
是以三月為音字也宰予晝寢或作晝寢於亦字有誤  
歟

○季氏旅於泰山宋儒謂旅祭名也旅下為上注旅

衆也按二致字當考

○古人居屋西高隅曰奧東正南隅曰室王孫賈之問是相對而言耳入授孔子讀春秋老聃據室而聽之是賓位也古人以此為室故席地可為其尊今人謂室東厨尚存其旨

○雍也可使南言南面是泛言臨民之位不當泥南面而聽天下語專指作人君也觀可使二字可知聖人稱其弟子亦無云可使為人君之理黃山谷送人作字詩云地方百里身南面或疑此二字非所宜用此正用雍也事爾

○論語觀過斯知仁矣禮表記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

知也論語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禮記衣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所記畧同聖賢之言固可互觀○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合諸先儒謂山川之神必不令此而他享非也犂牛之子騂且角矣人或以其所出玉璫之然當有禮祀之時犧牲之尚則但論夫騂且角者豈能終棄之而不取哉用舍字皆就人說

○射圃書壁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子思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

不中不怨勝己者及求諸已而已矣大聖賢之言射如此射藝也進於此其止藝乎古者射以觀德射於是者不先自力於孔孟之言吾何以觀之哉孔孟之言可補禮之射義謹書壁右用告天射焉者呂氏春秋列子關尹子關子曰子知子之所謂中乎曰非知也關子曰未可也而習之三年又請關尹子曰子知子之所謂中乎曰知之也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非獨射也以中乎曰知之也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非獨射也樂乎吾於中不中之門可以深長思矣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呂博士記吾子反經而已矣經正斯無邪惡今畏邪說之害正而攻之則適足以自蔽而已朱子曰此言誠有味者某於釋學雖未安然未嘗敢公言詆之特以講學所由有在於是云云見答汪尚

書書與今論語註不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揚龜山謂老子五千言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也朱子曰某亦疑此語老彭之說只以曾子問中言禮數證證之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蓋老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未可知也蓋列子引黃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也云云亦見答汪尚書書與今註不同門人記其自言所解論孟自三十歲便下工夫到老年改猶未了其不信夫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宋孫奕言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末由也已之已上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



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如孟子距楊墨則欲陽墨之害止  
韓子闢佛老則欲佛老之害上者也我

太祖皇帝有此論與孫指合

○論語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  
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某之禱矣莊子孔子病子  
貢出卜孔子曰汝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  
若祭吾卜之矣矣觀聖人之所謂卜者足以知聖人之  
所謂禱矣

○馬周上疏太宗自云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  
夫犬馬之養聖人以警人子養親之不敬者耳周舉以  
譬已則大聖人本意若曰以譬父母非所以尊其親也

○論語載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  
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  
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  
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說苑云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  
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  
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脩  
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脩身則怠惰  
慢易之節不至君子脩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  
若夫置罇俎列筵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  
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戰國

策云柳下惠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  
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彼  
此所記一也其言繁簡工拙不同如此而所以開示理  
途發揚心曲又相去遠甚君子於文其可以忽乎哉  
○疾君視之東首非必疾乃東首君視之乃東首也禮  
君子寢垣東首疾君視之不能更移特加朝服拖紳以  
示敬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  
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他日子貢曰吾不欲人之加諸  
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之  
言蓋孔子之所告者賜也其能終身行之者乎

○蘧伯玉自謂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而君子  
莫不與其德曹操自謂昔年二十三時所行已無悔於  
今而後世竟名其為賊誠偽之分將誰欺也

○子見南子說者皆引史記以謂孔子見衛靈公寵姬  
南子孫奕云攷家語孔子適衛子驕為僕衛靈公與夫  
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驂使孔子為次乘遊  
過市孔子耻之出聖人方以季桓子受齊文樂而去魯  
適衛至衛而又耻為靈公南子次乘豈肯輕身以先於  
匹婦哉又且六經以至魯論家語皆無見衛南子之事  
不知子長何所本而云然則南子者為誰是必魯之南  
蒯也何以知之以佛肝召子欲往而知之也佛肝以中

牟時子路不欲其往而吾夫子有吾豈施以之論南蒯  
以費畔子路亦不悅其見蓋昭公十四年南蒯之奔齊  
也侍飲於景公公曰報夫對曰臣故張公室也南蒯欲  
弱季氏而強嘗此夫子所以見之也與佛時事不約而  
同故知其非元衛之南子而見魯之南子昭聖矣  
○哀公問社率我以松柏栗對對以三代之社主木也  
春秋正義作宋公問主於率我蓋古論語初無社字漢  
儒有釋為廟主者考周禮廟主用栗今禮之其制實  
始於周而後世遂莫之改耳白虎通引尚書亡篇社  
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與  
率我之言不同率我曰周人以栗意者以周西方之人

故歟

○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慮不遠耳尚有憂莫之  
慮者奈何李絳賀雨表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  
無救於事

○回也其庶乎夙空前輩解云學至聖人則一物不留  
胸次常空回學未至此然庶幾矣故曰夙空抑見有時  
乎不空也此義亦佳而朱子直以空之為訓蓋因下文  
賜不受命而貨殖之言以景之耳陶淵明傳稱簞瓢屣  
空宴如也朱註其亦本之此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漢杜  
鄴對策以為善閔子騫守禮不苟視親所行無非禮者

故無可間也

○程氏外書鮮于侁問伊川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正叔曰顏子所樂者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伊川曰使顏子而樂道不為顏子矣侁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何如是之深也伊和靖一日看大學有所得欲舉似伊川伊川問之和靖曰心廣體胖只是自樂伊川曰到此樂字也著不得此學者之所當深體驗也

○子路勇於義其言曰人不能其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行義吾弗信也余觀其為親負米百里之外非其能其勤苦乎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非其能恬貧窮乎仕衛赴孔愷之難結纓而死非

其能輕死亡乎嗚呼此所以為仲由

○勇者不難死而勇於義者能處死子路羅衛難結纓而死夫子嘗言由不得其死然而子路之節如是慷慨赴死從容就義由定啣得之意由之勇天資也其勇於義學力之所至也而議者猶患其死為過勇何哉

○子貢問孔子有一言而可終身行之者乎孔子曰其恕乎范純仁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而已劉安世自言學於司馬溫公五年得一語曰誠問所以致力曰從不妄語入退自檢括日之所行與所言者必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遇事常有餘裕賈黯及第歸鄧州謁范文正公願有所教文正曰君不憂不

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點拜其言不忘每語人曰  
吾得於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盡也

○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之晁氏客語周天子在上魯  
君如何討告於天王斯可矣不然是以燕代燕也春記  
黃魯直與潘邠老書云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  
周乎故陳恒弑其君請討之耳非以敵國相征也孟子  
曰今以燕代燕何為勸之其可不疑也

○蔬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瓜字上絕句蔬食菜羹瓜  
皆飲食之薄者而用以祭必齋如也蓋黍稷非馨於明  
德而鬼神惟享于克誠也

○或疑原壤之為人是在莊周程子以為非也原壤粗鄙

不識義理觀夫子責之之辭可見若是莊周夫子亦不  
敢叩之責之適足以啓其不遜爾彼亦必須有答程子  
之遇東坡是亦須有答之事也朱子嘗論及東坡云某  
在必須與辯又笑云必被佗無理事正如此

○孔子稱逸民伯夷以下凡七人惟朱張不言其行是  
其隱也但聞其名耳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拱之三臭而作解者不一  
按呂氏春秋云子路掩雉而復釋之謂此事注所得者  
小不欲文物故釋之也亦可備一說

○論語佛肸召子欲往按史佛肸為中牟宰夫趙氏之  
邑趙簡子攻范中行氏而佛肸時使人召孔子乃魯哀

公初年事孔子在陳蔡時事也史記世家載簡子圖朝  
歌園郟鄆齊伐晉晉圍柏人荀寅上言射奔齊與左傳  
年月先後異要之佛肸之畔其特也孔子其時年已幾  
六十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  
不求仕矣哀十七年孔子卒之後四年趙簡子卒子無  
卹立是為襄子而劉向列女傳云佛肸之畔毋將論求  
見於趙襄子襄子釋之君子曰佛肸毋一言而發襄子  
之意使行不遷怒之德以免其身蓋劉向失之於未考  
耳

○論語公山不狃以費叛召孔子史記在定公九年孔  
子未為中都宰前春秋不書者以費叛季氏非叛魯也

十二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從孔子墮費特置有費叛如  
家語所云事是年孔子既專用於定公充見信於季氏  
三家聽其行事如此乃欲會魯齊季而赴責人之召豈  
人情哉不但召孔子事無之則已若有之則史記九年  
為得其實而家語所云與左傳所載安矣

○可也者有所未盡之辭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  
也子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程子曰事君若周公可也  
君子於此有以驗臣子之心自有有所不足曾子曰夫子  
之道忘怨而已矣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君子  
於此有以知聖人之道無復於過求  
○訓而已矣者曰竭盡而無餘之辭也曾子曰夫子之

道忠恕而已矣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舜孔子之後其復有堯舜孔子乎而世之贊頌于當時者不敢為而已矣之辭也諛風俗而欲復古難矣哉  
○陸象山與周元忠書以紂為桀之子此是公都子引當時人言按史記微子是紂之庶兄皆帝乙之子也王子比干則但云是紂親戚則文史公亦莫知其為誰子也今據公都子所引文義則是以微子啓王子比干皆為帝乙弟也紂於二人則是高兄之子也此是孟子所載與史記不同處  
○韓退之原性叙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心以賄死揚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城其宗越椒

之生也子文以在果善乎而視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哺哺也則岐岐然疑疑然文士之在不煩人之性果亞觀人者莫及於勝之言其下與所謂善性者自異乎  
○堂高數仞接題謂大人坐於廟堂樹旗旒離弓矢武物交道而疾馳粉大夫嗟夫人知此也  
○大戚知若故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也其母無災其始哺哺也則岐岐然毋也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乎孟子之論正自有不同者孟子謂子或曰時之宗於天生相不同孟子謂善性者自異乎  
○致尺也語云丈侍妾數百人孟子之選選百官而佐天子者今其在於外則天罰可也其有寒速供給之人各執其物交道而疾馳粉大夫嗟夫人知此也必求有以稱是夫而後可不然二

十四考中書令萬八  
耳孟子曰云得志弗  
必有見矣

千戶冠軍侯只用得一時打塔眼  
為韓子五子志言非惡而逃之其

○張思叔因讀孟子  
元始有自持志後更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死其  
常曰志士不忘在溝壑  
堅乃吾死所也其臨  
守當不顧身每能自遂二子之為

程門高第固宜

○謝上蔡有舍生取生

我舍義取生語夫義重於生吾聞

其舍生取義矣若謂此  
病夫義可以生則生也

一重於義則當舍義取生語殊有  
重生之所在義之所在義可云

舍乎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君子不為傷勇之死可  
也謂舍義取生是何言也

○姚應以替沒人問孟子設問也而孟子有竊負而  
逃之答使毋處此其真然歟葉公謂直躬者父攘羊而  
子證之孔子無取焉而以父子相隱為直知孔子之所  
謂直則知孟子之言得舜之心事矣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  
羹見於色晉鄒湛對武帝言猛獸在田倚戈而出凡人  
能之蜂蠆作於懷袖勇夫為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東  
坡黠鼠賦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偶然之  
破釜人能搏猛虎而不能不變色於卒然之蜂蠆蓋常



者可以作意而為而暫者不容偽也語意正同

○孟子告齊王有土芥冠屨之言而王有禮為舊君有服之問孟子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冠屨冠屨何服之有先儒謂孟子此言有跡異乎孔子之所以對定公者以不可為通訓也春按檀弓篇穆公問子思曰禮為舊君反服古歟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日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

墜諸淵魚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孟子之所言者子思之言也蓋有激而云乃至是耳

○孟子引曾子言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貴我以吾義忠信之曾子何激而必云此家語子貢告衛將軍文子以曾子之行曰其驕人也常以浩浩證諸斯言非數孟子說大人則貌之之言論者以為少露噫孔顏而下其皆不免是矣

○子思以其乘與濟人於濤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而家語載子游問孔子曰子產之惠可得聞乎子曰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食之不能教以其乘車濟冬涉者愛而無教也此子思子語也

○尸子載孔子曰誦詩而信尺小經而大直吾爲之也此非孔子之言也陳代謂孟子云枉尺直尋宜若可爲而孟子非之故知尸子之所載者非孔子之言也

○孟子謂伯夷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按士相見義占者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非其人亦友非其大夫不見是伯夷之清不得生於盛古而忘其清也莊周云伯夷死名於百陽山之下太史公伯夷傳引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亦指夷齊殉名士也嗟夫若夷齊者尚不免爲名之請耶

○左傳晉知武子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孟子論禹政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而首之故曰或勞心或勞力蓋古語也

○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爲巨擘者蓋齊地有虫類大蚯蚓人謂之巨擘蓋齊地以行巨擘即蚯蚓之大者孟子謂蚓而後充其操今注以爲大指非也今與陽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彘又從而招之筮蓋香白芷之類異名豚之所甘既放之得所又召之非善治邪說者也今注以筮爲欄也非也

○論語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左傳鄭人游於鄒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毀鄒校如何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何毀之子產之所謂師師其人之

言孔子之所謂師師其人之行其為得師善惡一也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語若同而意實異朱子嘗論之惡其有資之之意不善也

○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巫或疑是冥字蓋古通也○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按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以此而觀則論語當作之杞不足徵也之宋不足徵也為句

○說苑載孟子書孔子於衛主雍雖雍雖姓名也與雍疽聲相近至趙岐時傳誤東坡曾考正之

○孟子曰人皆知養其口而莫知養其心養其口不過利苗得粟養其心易行而得所欲何謂養其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欲止淫

○鮑照河清頌引語曰影從表瑞從德又曰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日暮也梁處士傳序引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

○桓寬鹽鐵論引孟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又引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不思之爾今不見所出

○孔子于七十國王克以為增之也至不能十國○袁准正書曾子妻將適市兒隨啼謂兒曰吾還當與汝殺犬妻還曾子拔弓將射犬妻曰向與兒戲爾曾子

曰教化始於昏若欺之何以訓邪與孟毋買肉事同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王元澤引古本孟子云盡  
信書不如無為書書安可無也學者慎所取而已不知  
慎所取則不如勿學而已矣

○許慎說文引孟子去齊澆浙而行澆音其兩切澆乾  
漬米言不待炊而行也異聞集李吉甫銘曰孟子去齊  
而澆浙唐本作澆字本許氏語今孟子作接字殊無理  
○孟子曰人見孺子入井皆有惻隱之心非其子之父  
母也無此心者非人也無善惡之心非人也今孟子

餘冬序錄卷三十三

餘冬序錄園壯卷之三十四

外篇第九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文編輯

宋王淮之永初中奏曰鄭玄注禮二年之喪二十七月  
而言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  
月故二十五日而除遂以為制江左以來準晉朝施用  
搢紳之士多遵玄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群心喪也寧  
戚著自前經愚謂今宜即物情以玄義為制朝野一禮  
則家無殊俗從之

○梁徐勉遷尚書時人問喪事多不遵禮朝終夕殯相  
尚以速勉上疏曰禮記問喪云二日而後殮者以俟其

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頃來不遵斯制送終之禮  
殯以暮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晷衣衾棺槨以速為祭親  
戚徒諫各念休返故屬續纜畢灰釘已具忘狐鼠之顧  
步媿燕雀之徊翔傷情戚理莫此為大且人子承衾之  
時志慙心絕喪事所資悉關他手愛憎深淺事實難原  
如覘視或爽存沒濫使萬有其一怨酷已多豈可不  
緩其告斂之辰申其望生之冀請自今士庶宜悉依古  
三日大斂如其不奉加以糾繩詔可其奏

○唐盧履冰開元五年建言古者父在為母菴撒靈而  
心喪武后始請同父三年非是請如禮便玄宗疑之又  
以舅嫂叔服未安并下百官議田再思曰父在為母三

年高宗實行之著令已久何必乖先帝之旨闕人子之  
情使與伯叔母姑姊妹同嫂叔舅甥服太宗實制之闕  
百年無異論不可改履冰言上元中父在為母三年后  
雖請未用逮垂拱始行之至有祖父母在而子孫婦沒  
行服再菴不可謂宜禮女子無專道故曰家無二尊父  
在為母服菴統一尊也今不正其失恐後世復有婦奪  
夫之敗不可不察書未下履冰即極陳父在為母立几  
筵者一菴心喪者再菴父必三年而後娶以達子之志  
夫聖人豈蔑情於所生固有意於天下武后陰儲篡謀  
并齊抗斬乘陵唐家孝和僅得正高氏復出故臣將  
以正夫婦之綱非特母子間也議者或言降母服非詩

所謂罔極者而又與伯叔母姑姊妹等夫齊斬有升降  
歲月不容異也罔極者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君子有終  
身之憂何限一暮二暮服哉聖人於禮必建中制使賢  
不肖共成文理彼伯叔姑姊妹烏有筵杖之制三年心  
喪乎毋齊父斬不易之道也元行冲議曰古緣情制服  
女天父妻天夫斬衰三年情禮俱盡者因心立極也妻  
喪杖舄情禮俱殺者遠嫌疑尊乾道也為嫡子三年斬  
衰而不去官尊祖重嫡崇其禮殺其情也孝莫大於嚴  
父故父在為母免官齊而舂心喪二年情已申而禮殺  
也自堯舜周公孔子所同而今捨尊嚴之重虧嚴父之  
義謂之禮可乎嫡兼從母之名以母之女黨加於舅服

不謂無禮嫂叔不服則遠嫌也請據古為滿帝弗報是  
時言喪服各以所見交口紛騰七年乃下詔服紀一用  
古制紀上唐書二十年又詔父在為母加服齊衰三年  
及頒開元禮遂依行焉唐會要永傳載七年詔後人間  
父在為母服或舂而禫禫而釋心喪三年或舂而禫終  
三年或齊衰三年然則二十年改此詔後宜當一切依  
行齊衰三年然唐德宗有后喪皇太子及舒王誼將行  
三年之制柳冕奏請依魏晉故事卒哭而除服心喪終  
制穆質上疏言遵三年之制則六重從三十日之服則  
太輕惟行古之道以期年乃得禮之中而德宗不以質  
為然唐書德宗時李晟二子愿愷居母喪大祥而除官

晨奏二子終禫而後朝請禮會然則此制竟亦非通法也宋仁宗寶元中王格言父年相繼二歿乞通持五十四月服詔許通持服禮會此必父喪在母前父服將終母繼亡乃爾神宗熙寧七年命官參酌舊例定為新式三年之喪父母及繼母慈母已所生母並三年禮會朱子曰禮只有父母服他服並無故今長幼服部無考夏服暮子以父在服亦暮故哭祭之類同今律則不然故其禮皆齟齬又曰喪禮當從儀禮為正如父在為母暮非是薄於母只為尊在其父不可復尊在母然亦須心喪三年及嫂叔無服這般處皆是大項事不是小節目後來都失了而今國家法為所生父母皆心喪三年此

意甚好禮會元吳澄服制考詳序云凡喪禮制為斬齊功總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為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爾雖不取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有隆古之道也服制當一以周公之禮為正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也其文昧乎其實而不克古人制禮之意者也為母齊衰三年而父在為母以期豈薄於其母哉蓋以夫為妻之服既除則子為母之服亦除家無二尊也子服雖除而三者是喪之實如欲別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已實固未嘗殺也子在家為父斬既嫁則為夫斬而為

父母期蓋曰子之所天者父也之所天者夫也嫁而移所  
天於夫則降其父母人亦不式斬者不二天也降已之父  
母而期為夫之父母亦期謂之遠夫未除服婦已除服  
而居喪之實如其夫是舅姑之期期而實三年也豈必  
從夫服斬而後為三年哉受服有以恩服者有以義服  
者有以名服者恩者子為父母之類是也義者婦為舅  
姑之類是也名者為從父從子之妻之類是也從父之  
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  
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  
之妻之服已之妻有婦如婦之服一家老幼俱已自服  
已雖無服必不並美於其躬宴樂於其室如無服人也

同爨且服總朋友尚加麻鄰喪里殯猶無相并巷歌  
獨於兄嫂弟婦而愀然如行路乎古人制禮之意有在  
也實之無所不降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  
後世父在為母亦三年婦為舅姑從夫斬齊並三年為  
嫂有服為弟婦亦有服意欲加厚於古而不知古者子  
婦叔於母姑嫂未嘗薄也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  
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古人所勉者  
喪之實自居於已者也後世所加者喪之文可號於天  
者也誠偽之相去何如哉

○李涪論舅姑服云子夏喪服傳婦為舅姑齊衰五升  
布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禫十五日而禫禫後門庭尚



素婦服青縑衣以俟天之終喪習俗以婦之服青縑謂  
其尚在喪制故因禮亦同夫之喪紀再周而後吉禮文  
子在家以父為天婦人無二天則歸之為舅姑不服齊  
衰二年著矣貞元十一年河中府倉曹參軍蕭據狀稱  
堂兄至女子適李氏嘗見居喪今時俗婦為舅姑服三  
年恐為非禮請禮院詳定下詳定判官前太常博士李  
岩議曰唐開元禮五服制度為舅姑及女子適人為其  
父母皆齊衰不杖期蓋以婦之道以專一不得自達必  
繫於人故女子適人服夫以斬而降其父母長服傳曰  
女子已適人為父母何以期也婦人不二斬也婦人從  
人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父者

子之天夫者妻之天先聖格言歷代不敢易以此論之  
又舅之喪尚止周歲舅姑之服無容三年今之學者不  
本其義輕重紊亂寢以成俗開元禮玄宗所脩布在有  
司頒行天下伏請正牒以明典章此李岩之論可謂正  
矣中齊衰三年之內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卿李岩奏曰  
齊衰三年之內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卿李岩奏曰  
齊衰三年之內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卿李岩奏曰  
齊衰三年之內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卿李岩奏曰  
齊衰三年之內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卿李岩奏曰  
為嫡子夫為妻皆杖期自周禮已降至于開元禮及唐  
史二百六十年並不易斯議未聞為兄弟杖者自亂離  
以後武臣為兄弟始行杖期之禮是實位不能以禮正

之致其謬誤實慮日久寢以為是自今後士子好禮者  
於服式中蓋慎而行之

○國朝孝慈錄五服之服若有升降感今制矣  
三年者其降服父在為母期母在為父期  
母為子得遂其心喪三年蓋亦於義不終  
由子未之問也古者子為父三年蓋亦於  
報之義以於子之喪則外喪亦三年若  
言禮之義所謂於子之喪則外喪亦三年  
日所本者齊於三月也古者子為父三年  
親也事之服至三月也古者子為父三年  
高祖父母月齊三月也今禮家定為三月  
高祖父母月齊三月也今禮家定為三月

之服之數盡於五緦三月小功五月齊衰而至於高曾  
意其月日以此為差其服三月小功五月齊衰而至於高曾  
為父加從大功小功七月也古者子為父三年蓋亦於  
哀之服不出乎二功也古者子為父三年蓋亦於  
乎故尊尊而恩殺為高曾二月者後世不必易也至  
從也何六權之禮以義起而後乎人情者也  
○武官父母喪不持服不辭任不知始何世夫金革軍  
旅之事無遜也者為其不以家難避國難也為此制者  
恐武官臨難得為推避計耳天下無無父母之人父母  
之喪無貴賤一也而文武可異道乎今武官時當太平  
之際身列藩衛之間有父母喪而不少異於平日豈謂  
真不得已者哉按宋田況傳况乞歸葬陽翟既葬誌  
事見上泣請終制仁宗許之史稱帥臣得終制自况始

則况以前武官之不解任可知金坡遺事云故事武官不持服韓汝玉奏請持服下兩制臺諫議唐子方歐陽永叔見各不同於是竟為兩議而上遂詔崇班以上持服供奉以下不持服論者以為如是則官高者得為父母服官卑者則不為無官者將何以處之宋人蓋不滿於是矣然則今日之事當視其人若典軍旅方在行陣遇喪奏聞留之終事方聽返喪次其在府司衛所可得盡喪禮者當聽終制軍事干涉不得已而出視事畢復返喪次可代者佐貳代之一切勿與庶幾亦盡人子之禮

○洪武初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得奔赴二十三年吏部言祖父母伯叔兄弟皆係期年服若俱令奔喪守制或一人連遭五六期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數繁曠官廢事今後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服制不許奔喪但遣致祭從之

○洪武初御史高原侃言京師人民脩習元人舊俗凡有喪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惟較酒穀厚薄無哀戚之情流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為治且京師者天下之本萬民之所取則一事非禮則海內之人轉相視倣弊可勝言况送終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俗上乃詔禮官定民喪服之制古者喪禮三年懷抱之義也周末二十五月而畢後世二十六月者從孔子踰月

則善之言耳百日之說非本諸釋氏禮曰士三月而葬是也卒哭後世遂通用云

○宋敏求為編脩官持祖母喪詔令居家脩書卒喪同知太常禮院石中立薨子維死無他子其孫祖仁疑所服下禮官議敏求謂宜為服三年當解官斬衰同僚援據不一判寺宋祁是其議遂定為令中立子維其嫡子也其孫祖仁其嫡孫也中立之死維先死矣雖有他子祖仁亦當解官以斬衰終三年服宋祁是其議遂定為令重宗子也神宗嘗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於蘇頌頌對曰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義則喪服從而異制匹士庶人亦何

預焉近代不世爵宗廟因而不立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衆子孫無以異也今五服數嫡孫為祖父為長子猶斬衰三年生而情禮則一死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世俗之論乃以三年之喪為承重不知為承大宗之重也臣聞慶曆中朝廷議百僚應任子者長子與長孫差優與官餘皆略校亦近古立宗之法乞詔禮官博士參議禮律合承重者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為宗子繼祖者以異於衆子孫之法士庶人不當同用一律使人知尊祖不違禮教也嘗時不聞以頌之所言參以祁前此所議而制令者

○詒謀錄士大夫家不幸出妻為之子者非其親生猶

可不服苟其所親生而視之恕然則非人類矣張永德嘗作二堂左繼母劉氏居之右馬氏居之不敢以出母加於繼母永德事二母如一人無間言時大臣妻母皆得入謁劉氏存日馬氏不敢同入禁中劉氏卒馬始得入謁太宗勞問嘉歎封莒國太夫人此可為人子事出母之法或問朱子范氏言宋襄公出母事有生則致孝死則盡禮之說然出母既義不可迎之以歸則所謂致孝盡禮者恐只是使命往來遺問否朱曰恐只是如此如定省之類自是都做不得矣

○宋李昉為宰相上言臣叔父超叔母謝氏是臣本生父母臣不報罔極之恩為名教罪人今郊祀覃恩望與

追榮太宗嘉之遂從其請真宗天禧初詔文武陞朝官父不在為嫡母繼母者許叙封本生父母仁宗朝王曾為參知政事改葬叔父宗元叔母嚴氏自言幼孤叔父毋育之詔准贈官凡此雖於古禮未宜然厚俗之道固無不可以義起也

○宋郭積繼母幼孤母邊更嫁王氏既而母亡積解官服喪知禮院宋祁言積服喪為過禮詔下有司博議用馮元等奏聽解官中心喪中心喪蓋始於積嗚呼若仲微者可謂能自盡矣胡明仲之賢不在積下以為人後而不為其所生母照秦檜嫉言者論其不孝明仲以此得罪是雖捨惡其不附已之私恨然君子自處

禮在可得為者不可不過於厚以取議也

○郭損幼孤母適更嫁王氏既而母亡損解官服喪知禮院宋祁言損服喪為過禮詔下有司博議用馮元等奏聽解官中心喪禮禮王博文幼喪父其母張改適韓氏及後博文在朝謂子無絕母禮請得以恩封之母死又謂古之為父後者不為出母服以廢宗廟之祭也今喪者皆祭無害於行服乃請解官持服然議者以喪而祭為非禮服禮郭損事在王博文前當時下有司議當著為令不知博文何為又有此請而知禮院者亦不議及也恩封之舉事出於上以作勸爾非人子所得私也出母得以恩封謂子無絕母禮何居乃若以喪而

祭時議固有非之者矣朱子答何叔京書謂出母有服為是義禮却說為父後者則無服此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意先王制作精微不苟蓋如此子上若定子思嫡長自合用此禮而子思却不如此說此則可疑竊意擅引所謂必有失其傳者又答林擇之書云喪服傳出母之服暮但為父後者無服爾子思此事不可曉兼汙陰之說亦似無交涉或記者之誤歟

○劉宋時袁昂幼孤為從兄袁所養袁卒乃制暮服人有怪而問之昂致書曰禮由恩斷服以情申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襲有總明之典籍昔馬援與從弟毅同居毅亡援為心服二年由也不除喪亦緣情而致制今

欲寄其罔慕之痛少申無已之情雖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春觀韓退之嫂鄭喪服暮以報見其所自為文宋丁寶臣喪其兄三年歐陽永叔文集實載其事國初應鼎之死所養孤甥為持三年服方遜志集載之亦情之不能自己者也宋何叔度姨適劉璉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並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為常三年服竟叔度蓋為自哀其母情緣及之渭陽之送亦所不能已者不自知其過也

○宋張耒在穎問蘇軾計為舉哀行服言者以為言

黃朱熹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黃幹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計聞幹持心喪三年林徽

○前輩感人之知遇為之服者若東漢士於舉主往往有之北魏蒲陰縣令黃宣喪亡單貧無葬親縣人石宣以家財殯葬持服三年奉養宣妻二十餘載又亡又衰經歛附自苗逮孫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送之唐程賀為崔亞持縗三年記者以為問見程賀宋李庭芝舉進士第辟荆帥孟珙幕中主管機宜文字珙卒庭芝感珙知己扶其柩葬之與國即棄官為珙行三年喪此亦東漢士為舉主事也近世蓋無聞矣

○齊褚彥回進位司徒彥回寢疾表遜位改授司空卒

司空掾屬以彥回未拜疑應為吏敬以不王儉議依禮婦在途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今掾屬雖未服勤而吏節稟於天朝宜申禮敬司徒府史又以彥曰既辭職而未恭後授府應上服以不儉又議依中朝士孫德祖從樂陵遷為陳留未入境樂陵郡吏依見君之禮陳留迎吏依娶女有吉日齊衰吊司徒府宜依居官制張朱子語錄南北朝是甚時節而士夫問禮學不廢有考禮者說得亦自好如此類是也近世益無聞矣

○漢張輔父卒既葬詔遣使賫牛酒為釋服非禮也呂東萊謂潘叔度服制中餽人不當以肉今人乃以肉餽有服者既不以禮處人又不愛人以德

○程伊川先生充樂政殿說書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謝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詔遂罷之宣仁上仙東坡為禮部尚書與禮宗及太常諸官關決諸禮儀事至七日忽有旨下元祿供羊酒若干欲為太后太妃皇后臘東殿上疏以駁孝之禮出於俚俗王后之舉當化天下不敢奉詔有旨遂罷二公所言大抵一意足以為議禮之人式矣

○陸子靜與呂伯恭居憂特書云天下事理有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而人賢君子不能無議者元徽安公尹南



京日文正范公居母夫人憂元獻居致教導諸生從之  
遊者多有聞于時竊聞執事儼然在憂服之中而戶外  
之履亦滿伯夷柳下惠孟子雖言其聖至所願學則孔  
子文正雖近世大賢至其居憂教授豈大賢君子之所  
蔽乎執事之所為標的者豈不在此執事天資之美學  
問之博此事之不安於心未契於理要不待煩說博引  
而後喻竊聞凡在交遊者皆不為執事安諒執事之心  
亦未必自安也夫苟不安何憚而不憚然改之乎於此  
而改其所以感發諸生亦不細矣吳幼清題朱文公答  
陳正已講學帖後云大功廢業况服齊斬乎古人居父  
母之喪三年不為禮三年不為樂斬衰唯而不對齊衰

對而不言自發一言且不可况可與人論學哉眉山二  
蘇兄弟文人耳而其居喪也再期之內禁斷作詩文是  
亦講聞乎喪禮也正已漸學聖賢身有母喪而交書論  
學不異常時則三年之喪為虛矣夫親喪本也論學本  
也忘其本而務其末不知所論之學奈何學歟朱子答  
書固已箴其失然舍其大而議其小或者姑為掩覆也  
耶

餘冬序錄卷三十四

餘冬序錄厲亥卷之三十五

外篇第十

郝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莊子述篇蒲衣八歲而舜師之戰國策甘羅言項橐七  
歲為孔子師言之聖賢必有師其名見書傳問多矣蒲  
衣項橐誠何如人列女傳墨子生五歲而質禹言幼悟  
者三子其最乎

○桓譚新論殷之伊尹周之太公秦之百里奚咸有天  
才皆年七十乃升為王霸師宋景文筆記曾子年七十  
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少時止以孝顯未  
如晚節之該洽也春惟古人以晚達者儘多不獨其名

位事業也而學行成於晚者亦常常有之二君立議是  
就聖賢中著其大者言之耳魏氏家譜學有不可自棄  
公孫行五十四歲請書朱亦四十四歲請書皇始學禮  
論二十始學大嗚呼學行勛名晚非所恨彼早成早達  
而莫克大子終者抑豈不有其人乎秦周而上今弗論  
漢以來如馬援嘗授齊詩竟不能卒句辭其兄况欲就  
邊郡田牧况曰汝大才當曉成良工不視人以朴宜從  
所好後漢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來候援兄援見之自  
失兄知其意乃憫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  
從汝稟學及援為將軍封侯勃位不過縣令漢譙人固  
不可目前定而况獨遠知如此諸葛亮子瞻方幼亮與

凡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不為重器  
善瞻後嗣亮將死慮蜀漢所就不在人後亮之言以已  
律之故爾陶謙年十四猶綴帛為縑乘竹馬而戲蒼梧  
守甘公一見奇之謙舉茂才積軍功為州刺史將軍州  
牧侯伯誤若考其始去瞻何啻天淵揚震嘗客居湖城  
年五十始應州郡命人皆歎其遲暮震屬志愈篤後位  
至太尉後漢王祥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呂虔檄為  
別駕時已年垂耳順後累遷至司空太尉封侯晉伯超  
休徵非慕顯融出考造物應爾即老年亦不得辭張柬  
之為荊州長史已老狄仁傑薦之則天曰其人雖老宰  
相才也後為相知政事翼輔中宗復位年八十餘封公

王謫其不有命邪張元少好遊遊年三十始改從學多  
所該通以文名世請姚元崇少唯從事射獵年四十始  
折節讀書遂以文學備位持相唐書又按唐新語崇少  
新以文學著名陳子昂富豪家  
子任俠使氣年十七八未知書嘗從博徒入鄉社慨然  
立志因謝絕門客專精經史數年間百家無不通貫  
蘇洵少不喜學年已壯猶未知書始大發憤謝其素  
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舉進士再不中曰此不足  
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焚之益讀書五六年涵蓄充溢  
既文之下筆頃刻數千言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  
深微而後止歐陽脩謂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懇故

得之精其然邪也年大來學問不惟既補前失而著  
作精美且有名天下傳後世况吾德行吾性分中所應  
脩為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乎周恭叔自太  
學蚤年登科未及三十見伊川持身甚苦塊坐一室未  
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文雙瞽遂娶焉愛過  
常人伊川曰願未及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選銳退  
速恭叔喪之末路程門每歎息之選書吾徒其尚勉乎  
是哉

○管子書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  
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呂氏春秋孔丘墨翟晝  
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

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魏伯陽參同契千周察彬彬兮萬遍將可覩神明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讀書求道如此寧有弗得者乎唐國史補云趙璧彈五絃人問其術璧曰吾之於五絃也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吾方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為璧璧之為五絃也莊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之謂歟

○樂府解題伯牙學琴於成連三年不成成連云吾師方子春今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留宿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師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近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泊崩湃之聲林木窅冥

群鳥悲號愴然而歎曰先生將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終成連回刺船迎之而還伯牙遂為天下妙矣嗚呼是道豈獨學琴而已哉樂府雜錄貞元中教坊康崑崙彈琵琶為第一手而莊嚴寺僧善本者下撥聲如雷其妙絕入神崑崙服焉德宗召入令陳本藝異常因令教授崑崙奏曰且誨崑崙彈一調子乃彈之師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驚曰段師神人也善本俗姓段臣小年初學琵琶備於隣舍女巫處授一品該調子後仍易數師段精鑒之妙如此段奏曰遣崑崙不近樂器十餘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盡段之藝嗚呼是豈獨抱樂器者之所當知哉唐國史補趙璧彈五絃人問其術

曰吾於五絃也始則心馳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  
吾方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為壁壁之為五  
絃也此莊子所謂用志不分乃疑於神者歟藝而至是  
始可與語藝矣

○史稱馬融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坐高堂施絳帳  
前授生徒後列女樂不知人欲窺中如何復講天理語  
林馬融弄渾天不合召鄭玄令一筭便決及玄業成辭  
歸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在水上携履融  
果勅追之既而告左右曰玄在上下水上携水此必死  
矣遂罷追可歎當時人師徒之義如此

○高士傅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

未嘗異踞榻上當膝處皆

牙末書玉微不仕元亮之變

微尋書玩至中遂至足不

復地終日端坐床皆生交唯

當膝獨淨靜性堅志如此

鶴林玉露云胡濬參見楊龜

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

此時不離案三十年然後於

道有進張無若詢橫浦寓

城西寶界寺其霖室有題憲

每日昧爽輒執書立憲下

視明而讀之如是者十四年

石上雙趺之跡隱然至今

猶存前輩為學勤苦後生宜

知龜山少年無若乃晚年

尤難也

○善善讀者以多識畜德

不善讀者以好著喪志杜預

嘗譏王濟馬融和嶠錢濟

因武帝見問而自有左傳

之對齊文字者齋知其為

實乎程子有言讀書寫字難

美事一向好著亦自喪志

學而至於喪志無以異於癡

矣春於是知項籍喜兵法

暮知其意而不肯竟學是真

能學兵法者陶淵明好讀

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

然忘食是真能解書者

後漢書 趙主與從業至如忠孝

之道皆歸於心門者感服

趙主與從業至如忠孝

○陸康讀莊老重增其故

秦悅之好戰國策意氣於長

短鄭奕教子文憲其兄謂

不免沈謝朝風弄月汚人行

止此先正所以不讀非聖

之書而致謹乎先入之言也

○崔浩性不好莊老之書

非老子所作莊子 司馬光於學無所不通

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

非老子所作莊子 司馬光於學無所不通

信也 司馬光於學無所不通

信也 司馬光於學無所不通

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蘇

軾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

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劉因初為經學究訓詁疏釋之

說輒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

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夫人性不同酸

醜異嗜聖賢之言非聖之書而人自能別於好惡者其

心靈所稟居然有在故也

○薛談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而辭歸青饒於郊乃

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談乃謝去返歸物轉段

醫善天文風角有一諸生學來積年畧究要術辭歸醫

為作一指筒中盛簡書曰有變乃發視之生至段前與

吏爭津吏過從人頭破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闖破頭者以此脂果之喟然而歎乃還卒業後漢古人有學書於人者數年自以藝成告而辭去師曰吾有一篋物可附於某處及山之下絕無所付人封題亦甚不密乃啓之皆磨穴者硯數十枚方知師夙所用者乃返山服膺至皓首方畢其藝嗚呼學孔之徒宜何如也

○真誥有言行道如磨鏡垢去明存即自見形又曰為道當如射箭直往不顧乃能得造棚的亦可謂善喻矣  
○真誥裴君云求法事師莫擇貴賤勿疑長幼人無貴賤有道則尊所謂長老不必者年要當多識多見以為先生不得言彼學在我後云何更及師彼師不明道焉

能解疑難也古者賢聖上學得其師名為更生不得其師名為亂經無其師道不自生也退之師說只是此意  
○張華博物洽聞史稱世無與比然當時斗問紫氣為寶劍之精亦待雷煥辨之嵩高山所得竹簡上科斗書非問之東晉亦不知其為漢明帝陵中物也世之人無司空書三十乘在胸中而強顏待問豈為知量者哉

○宋謝鳳子超宗為新安王子鸞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右衛將軍劉道隆聞之出候超宗曰君有鳳毛可一見乎超宗徒跣還內道隆道隆待至閣不得乃去比齊高阿那肱錄尚書事屬孟夏源師攝祠部以龍見請雩那肱



驚喜問龍所在作何顏色師曰此是龍星初現理當雩祭非謂真龍也解肱曰漢兒強知星宿癡人無識可笑至此人之不學者不有如劉道隆高阿解肱者乎

○說苑載子思之言曰學所以益才也諸葛孔明書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

○晉潘京舉秀才到洛尚書令樂廣深歎其才謂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必為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古人之所貴於學者言談而已乎唐李白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為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學而比於相如益益陋矣

○鄭棨傳信記蘇瓌初未知頲令與備僕雜作一日有客來詣頲擁篲趨庭遺墜文書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詩也瓌出客言其事適有人獻兔瓌乃召頲詠之詩成瓌大驚奇駭加禮敬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然則頲之知學非瓌教也蘇稽藥城遺言公謂稽曰蘇瓌訓頲常令衣青衣布襦伏於床下出其顛受覆楚汝今懶惰可乎傳者不同如此然皆為弟子者所當知

○開見錄韓忠獻公宋景文公同召試中選時王德用帶平章事例當請謝二公有空踈之謙德用曰亦嘗見程文誠空踈少年更宜廣問學二公大不堪後成大名德用已薨忠獻謂示文曰王公雖武人尚有前輩激厲

成就後學之意不可忘也詩話韓魏公知揚州王荊公為僉判每讀書達旦畧假寐日已高亟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意其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曰君年少毋廢書不可自棄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魏公非知我者故熙寧日蘇中短魏公為多每曰韓形相好耳作畫虎圖詩詆之及魏公薨作挽詩猶不忘少年之語魏公於德用不以為憾而荆公於魏公乃相怨如此德用非魏公之匹也姑即此一節觀之荆公其足以望魏公乎

○韓魏公論人為善難在持久計日計月而為之者甚多也又自謂人能久而不變為難又謂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之不力是以不及於古人古人

蓋能久而不變者也范希文嘗遺杜祁公書曰天下始終不變者仲淹惟取保韓當二公而已公常言大凡使人為善須就其性上做若性中所無強之終不能從又言性之極終不可變君子謹言恐廢其學然學者要在隨其性以脩至於成德皆可入聖若不揆性而遠求恐其反喪本真終亦無所至也然則人之為善莫不變可勉於已而其性不可變有不可強於天者君子亦惟自盡以求充其所至爾何古人不可及也

○中人以上之資或亦不能無偏汲黯之慙寇準之騃陳烈之迂使列於紫恩由嗔之間終不失為聖人之徒也

○樂城遺言讀書百遍經義自見東坡送安惇詩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白知荀子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朱子曰誦數即今人讀書遍數也古人讀書亦如此

○看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此前輩語人不能無病藥不可妄服前輩非聖之言不讀養蒙之道先入之言以為主可不慎乎

○黃山谷與李幾仲書人難於生才而才者須學問琢磨以就晚成之器其不能者則不得歸怨於天也世實須才而才者未必用君子亦嘗以世不用而發學問其自廢惰則不得歸怨於世也此語亦說得好

○山谷老與其甥洪駒父書謂學問文章當求配古人勿以墮於流俗遂自足也他日與王立之書亦謂老杜詠吳生畫天畫手有前輩矣生遠擅場蓋古人於能事不獨求誇時輩須要於前輩中置場爾嗟夫君子耻不若人其獨令人哉其獨在藝業哉人皆可以為堯舜可以為禹士尚志尚論古之人不知舜禹顏淵是吾耻也

○宋景文嘗自言手抄文選三過方見佳處洪景廬亦嘗手抄資治通鑑三過始究其得失彼於文史間且用力如此有志大儒為經學者可草草乎

○洪景廬筆記張芸叟父孫子發書多論資治通鑑

其畧云溫公嘗曰吾作此書唯王勝之嘗閱之終篇白  
餘君子求乞欲觀讀未終已又伸思焉矣後宋史稱邁  
考閱典故漁獵經史手書通鑑凡三比未閱之終篇者  
又何如哉

○宋人記王虛中解書訣辭之內不可減減之則為鑿  
鑿則失本意辭之外不可增增之則為贅贅則壞本意  
賈誼才記史訣歷事幾主歷任幾官有何建立有何獻  
明何長可錄何短可戒傳中有何佳對唯室先生看史  
訣凡讀一史每看一傳先定此人是何色目人或道義  
或才德大節無虧人品既定然後看一傳文字如何全  
篇文體既已了然然後採摘人事可為何用奇詞妙語可

以佐筆端者記之如此讀史庶不空渡眼也若於此數  
者之中已作一事工夫恐未為盡善耳宋時作文訣古  
人名字明用不知暗用前代故事實說不知虛說今合  
錄之以告諸業文字者

○歲月如流壹日減壹日壹歲無壹歲少而壯楊必死  
老必死人豈不知而鮮克知惜人蓋有不及老而死者  
矣子有美酒何不日飲慈愛其死矣宅人入室此非知  
自惜者嗚呼言大禹惜寸陰今人當惜分陰人知自惜  
須是惜陰惜陰者何君子天設世而名不稱焉顧人作  
用處何如爾功名事業則繫於天道德文章壹在乎已  
閒散處亦悠悠不得買島於驢背上思詩舉手作推敲

勢大尹窮心之來竟不覺朱子謂推敲二字關甚利害他直心用口所以後來詩極踏高吾人學是何等大事却全悠悠不肯肯察用方反不如彼做沒緊要底事可謂倒置晦心之所以策勵乎後學者至矣

○讀書飲酒是心知此事喜性喜讀書然未能無飲酒雖飲酒然未嘗心喪謂告應酬之餘坐不得過不讀書奈欲有作為何心蕪之後焉不得著不飲酒奈多所思慮何學未聞道而欲不讀書不飲酒如血氣何

○道理在天也問事事物物本自一定而不可易聖賢有作立教垂世不過明其自然使就其當然而已其為之蘊積而施設也有本有末有體有用巨細精粗舉適

中正之地此人人有心者之所同契聖賢於此豈別有毫髮意計安排也哉子思子謂可百世不惑而孟子曰其揆一也思孟立乎中正之地蓋有以推度之聖賢之所期者恃此道理之不可易耳奈何後之學者從事文字憤憤為道理之大莫知可悅而不得其味齟齬捍格不能深求力究而徒為華靡尚新奇祖浮虛而信妖妄區區記誦剽竊非不博綴緝纂組非不工於根本工夫何益內外判析心迹乖違形之注厝豈免利害之紛拏是非之倒置機心滅志燕轍越轅如之何其可也夫幼學之具乃壯行之資不有可久之德而望可久之功吾見其猖狂妄作惑世誣民禍人家國多矣噫聖賢教人

存諸心行諸身發諸事業其道理謂何而讀其書者一  
至是嗶嗶呼秦漢以來學士大夫舉生是弊有宋諸老  
先生則既講而明之今在道學大明之世士宜有所  
持循而世間一擗縉紳於此益復不滿人意何哉都憲  
王公非欲以文學顯者雜編制作若干卷皆公平日所  
以施於上下而見於議論之實致知窮理學問透徹而  
理明義精自有以發揮之如此其辨存羊錄也致惡乎  
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徒其增俾吾道甚至而藩  
省公移所自序者又深歎乎近年所司建白愈繁而官  
政愈敝民生愈困胥其原皆今日之痼疾當誰療之春  
於是益重感焉吾輩僻學有意創異立說承虛接響外

彼中正以自標異借口援溺而廢不親授之防務紛更  
而下顧先王法意之掃地者惟其私智之鑿使天下擾  
於有事而國敝於多制視此其不有槩於中乎

○正德丁卯冬春以繼祖母服承重于家既祥州學官  
來請欲赴書院教諸學弟子負春辭之而以書與易訓  
導體範曰屢辱左顧惠恤良至日隨月積未緣請謝計  
盛德仁明必加情費君子相與豈視末禮往復為厚薄  
也哉州士友近者何幸得賢郡公博雅愷悌師帥于上  
而執事二三鴻宿立之函文程課其間橫經肆史造膝  
提耳開發其所未知增益其所未能多矣鄙人素莽獲  
瞻霧露潤及我躬報德無地連屋不通匪情則吳千里

悟對其心實親而劇痛破割之餘意銷志缺待盡墓次  
惟日為歲百骸憔悴尚何言乎竊於執事文契不惡其  
獲諒于賢郡公蓋有在矣日來乃聞郡公視學欲令有  
志生員開具從師手本將闕義塾猥及鄙人昔甲子之  
歲提學先生姚公文灝行移到州曾有此舉致煩臨州  
諸縣士友紛沓累足諸門增我慚愧春不得已僥倖酬  
答未及月餘遂爾謝絕春手時嘗云吾處巴國非泥之  
河不致白沙之累而化妝豈有丹之妙可為黃金之資  
此州人所悉也區區此日何等意緒敢仍冒昧以蹈前  
罪祥事甫畢摧毀方深坐荒廬之荼蓼守孤壠之苦塊  
有河間學更接青衿諸賢獲承師帥程課必日新時邁

天非昔比隋珠加磨瑩之奇荆璞效琢雕之益而更假  
於奄奄氣息之人之力耶且春拋棄空踳積歲已久今  
吾故我判然兩人使任舉業之師更識何筆香氣區區  
正一無鼻孔者何由去鑿渾沌而七竅之自己息點補  
剗已乏其術而欲探囊黃昏以起人之廢疾耶且科舉  
時文志希速化未卯斯翼未彈斯及今問問啾啾日坐  
黽舍語及三冬足用便恨後時區區之迂闊遲鈍就當  
往昔亦豈能副此常恐出簾自精下帷獨得者於道理  
上雖繼新秋毫深標重淵亦自愛莫助之若排比書獃  
含濡墨醜破碎章句旋填格式造作主意巧合關捩諸  
應解諒春力不能爾此舉無乃重春之罪也乎春極

知賢郡公暨執事諸之盛心但自揣甚明無以塞命此  
由表語不是百欺千萬體察為我勁辭庶幾不得以干  
等監無求乎謝青幸甚

餘冬序錄卷三十五



